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二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
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
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
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
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卹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
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邪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

此孔子之書法也遂繼事之辭也既宅尊位繼卽
詰諸侯其辭之迫則其勢必有不容已者四國流
言之變未遠亟頒新天子之號令所以鎮浮議而
折姦萌苟其不然哀惘不言之際康王二公豈得
已而不已者乎序辭之亟所以發明康王二公不
獲已之本心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周之朝儀略見於此孔安國謂王出畢門立應門
內南面鄭眾周禮謂王有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
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
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
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仍西伯之舊
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
應門列於左右此朝會分班儀也布乘者陳四馬

黃朱若匪厥玄黃之類皆庭實也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者王朝謂諸侯爲賓謂諸
侯之孤卿爲客諸侯致辭貢其圭幣一二臣衛猶
言二三臣壤奠猶言川奠澤物之奠謂土產也皆
再拜稽首蓋拜而獻其幣也王義嗣德答拜者言
非常禮新履尊位義諸侯之嗣德不忘故答拜而
特受其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者此會朝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
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

司徒之位相次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揖移位少
前與在位者皆再拜稽首而進戒也乃若周官外
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常朝之儀爾非新天
子朝諸侯羣臣之儀也

曰敬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
羞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
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進戒之辭也堂堂大邦之殷而皇天改其命先

倣之以天命不易也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
土者復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得之
也美里之囚厄莫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
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
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美若
文武得之於憂患艱難故能視民如傷軫恤西土
蓋身常履之推已以及人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者時成王未諡故謂之
新陟王賞罰謂之畢協蓋無不合於理所以人心

悅服故能戡定天下業垂後嗣也成王緝熙光明
之學與夫禮樂教化可舉以告康王者固多今獨
舉賞罰之末以戒似非責難之義蓋康王自爲太
子齒胄保傳之教固已識其體矣今而嗣服見於
用者方自此始賞罰學之見於用者也盡已之性
然後能盡人之性一毫未盡則物不能徧察而賞
罰不能無差成王賞罰之畢協是乃其學之緝熙
光明者也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豈導康王
以窮兵黷武哉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

故告之以奮振自彊大戒戎備無弛惰而隳壞祖宗艱難寡德之基命也不知畏天不知憂患不習世故不自振起乃繼世者之所共病故召公必精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之論文武非深達君德而明仁體者不足以
與此不平富者覆載溥博均平富養至仁無外之
體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况文武之仁溥博如天
何由復務咎虐乎不務咎若不待言所以必言之
者蓋形容文武天地發生之心粹然專以愛育長
養爲事猶孟子不嗜殺人之論也是心也有毫髮
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

不得謂之齊壹於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
是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
裏之符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
家者非一人也使在庭之臣猶有未竭其忠力者
固爲吾心之未孚若曰聖而無待於助則狹隘私
吝愈非是心之體矣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之
端命文武君臣盡道以正理而受正命於上帝端
直相當無少回曲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訓
順也順其道而付畀四方天非有加損於其間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者言文武旣得天下均天施而分天職與天下共守之乃所以顧存後之人彼罷侯置守以私其子孫蓋不知天者也胥相也暨與也言一二諸侯當相與顧先王建侯樹屏之意綏撫爾先公所遺之臣民以服事于先王先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謂之服于先王者天下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之臣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爲已有也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

之綱諸侯而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麗矣此乃君臣相勅戒之至意初非欲其嚮已以自利然藩屏擁衛之意亦在其中特不可以私觀之耳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有征伐焉有刑罰焉今悉置不言獨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沖不以威力要求

天下感人心之至者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吉凶異容發大命而告諸侯故服不得已而變羣
公既出卽反其初亦足以見康王之冕服在事而
不在已也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武成歸獸之後既垂拱而天下治矣終武王之世
未聞以商民爲慮也管蔡武庚一搖之後懲治化
養更三紀而始復平何哉蓋新善未固固爲易奪

而舊惡之再動者蔓延連綴尤難乎其剪除也噫
豈獨商民爲然哉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

周公之始遷商民也命之宅爾宅畋爾田而戒長
治之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所以安
反側而平危疑也至於君陳則商民寢服周之化
矣於是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
不良始表其善者而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勸猶
未大區別之也至於康王則世旣變而風旣移矣

所謂負固而未移者蓋猶稊米之在太倉爾苟兼蓄而并容之則餘孽不盡將復爲良民之害於是冊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爲惡者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郊之政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冊命之日蓋康王十二年六月六日也王朝步自